

OXFORD

董橋
小品
卷二

海豚出版社

董
桥

小
品
卷
二

海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小品. 2 / 董桥著. —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3. 4

ISBN 978-7-5110-1092-6

I. ①小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小品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32292号

总 策 划: 林道群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责任编辑: 李忠孝 朱 璐 张 镛
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
责任印制: 于浩杰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
传 真: 010-68998879

印 刷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32 开 (680毫米×950毫米)

印 张: 14.25

字 数: 190 千

版 次: 2013 年 4 月第 1 版,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1092-6

定 价: 68.00 元 (精装)

繁体字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(中国)有限公司出版

© Oxford University Press

本简体字版 © 海豚出版社 2013

目 录

- 1 《在马克思的胡须丛中和胡须丛外》
自序
- 5 “亲爱的爸爸……”
- 28 “马克思先生不在楼上！”
- 44 辩证法的黄昏
- 64 樱桃树和阶级
- 81 “魅力” 问题眉批
- 104 翻译与 “继承外国文学遗产” 商兑
- 137 从中国文学的界说和种类想起
- 162 从《老张的哲学》看老舍的文字
- 184 谈谈谈书的书
- 198 访书小录
- 211 关于藏书
- 226 也谈藏书印记

- 233 藏书和意识形态
- 245 藏书票史话
- 271 “神话”的“乐趣”
——罗兰·巴塞的著作与思想
- 303 结构主义风波
- 314 关于“多写点东西”
- 319 旅行丛话
- 333 枪·开枪·枪声
- 344 中世纪之恋
——英国先拉斐尔派艺术理论与作品
- 361 夜读浮想
- 367 “语丝”的语丝
- 377 陀山鹦鹉的情怀
- 383 《忆往》的忆往
- 389 秋园杂卉小识
- 398 创新与反调
- 404 说不上巧合

- 410 读今人的旧诗
——为《漱园诗摘》出版而写
- 423 旧诗与政治
- 431 滋味
- 434 一点领会
- 437 就是这么回事！
- 440 元旦的消息
- 444 “咖啡或茶”
- 447 《另外一种心情》 自序

《在马克思的胡须丛中和胡须丛外》自序

马克思是人；说他是神，不好，说他是鬼，也不好。马克思主义跟许多学说一样，是学说；有的地方对，有的地方不对；有的时候好像很旧，有的时候又好像还很新，全看怎么运用。是学说，当然没有新旧之分；少人议论的学说未必是旧了；多人议论的学说也不一定就是新。人人解释不同，认识不同，不必强求观点一样。况且，学说本来很难全对，很难全错；治学免不了受各家学说启发；闭门不太可能成家。黄梨洲尊奉阳明，后来讲学虽然自辟新局，还是不脱明儒气象；颜习斋排斥程朱，他的学说可始终跳不出理学诸儒窠臼。学术上说“博”说

“专”，说“新”说“旧”，全在唬人。经营得出一点气象才是成就！道理这样浅，可以不说。

把道理说得深奥非先下苦功不行。没有下过苦功，应该安于浅薄，旅居伦敦时期为了写论文乱读马克思、恩格斯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，加上走遍伦敦古旧的街道、听惯伦敦人委婉的言谈，竟以为认识了当年在伦敦住了很久很久的马克思，写下不少读书笔记。其实大错。去年答应《素叶》整理那些笔记之后翻看那些笔记，发现认识的原来不是马克思其人，而是马克思的胡须。胡须很浓；人在胡须丛中，看到的一切自然不很清楚，结果写了五万字就不再往下写了。

胡须误人。人已经不在胡须丛中了，眼力却一时不能复元，看人看事还是不很清楚，笔下写些马克思学说以外的文章，观点多少仍然跟马克思主义纠缠；就算偶有新局，到底不成气象。幸好马克思这个人实在不那么“马克思”，一生相当善感，既不—

味沉迷磅礴的革命风情，倒很懂得体贴小资产阶级的趣味，旅行、藏书、念诗等等比较清淡的事情他都喜欢，因此，这本集子借他的胡须分成“丛中”、“丛外”，想必无妨。反正只是二十篇文章，不是学说，非关学术，是新是旧尤其不必挑剔；只要所议所论不是全对也不是全错，够了！

董桥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在香港

“亲爱的爸爸……”

—

那天跟一位德国犹太朋友走出大英博物馆去吃午饭。是九月，太阳很亮，满地是树影，小巷石板路也显得特别白。正是一边散步一边聊天的中午。可是犹太朋友走得很快，仿佛后头有人追他赶他似的。

“是不是赶时间？”

“噢，不。对不起。……那家伙说得一点不错：犹太人全是上气不接下气的长跑者。这是我们历史的主题。我们老早就感觉到时间不多，什么事都得赶着办，不然恐怕来不及了。”

“别把人生说得那么哲学。”

“人生逼我贸贸然走完人生；
始终不让我停下来，不给我宁静。”

“Ludwig Jacobowski 的诗？果然三十二岁就过去了。”

“德国犹太人只要童年经历过迫害、歧视，这一辈子心里通常都有伤痕，以后环境就是不那么坏，人也会紧张兮兮的。”

“马克思童年少年并没有什么不愉快的经历，可是为什么后来还是紧张兮兮，干劲比谁都大？”

马尔科姆（Norman Malcolm）论维特根斯坦（Ludwig Wittgenstein）的文章里回忆一九三九年他们在剑桥校园里散步的情景：

“他一个箭步走得快极了；有的时候要加重语气说话，他会停下来，敏锐的眼睛盯着我看。然后他再急步走那么几码远，又慢下来，又快起来或者停下来，老是这样。步伐已经这么变来变去了，谈起话来又特别费劲。”

二

马尔科姆说，跟维特根斯坦这位犹太人交朋友实在不容易。他个性多疑；判断事情往往相当草率鲁莽。音乐家马勒（Gustav Mahler）也是这种浮躁的人。他的日常生活说起来既像音乐家也像长跑者。早上七点钟起床，匆匆忙忙吞下早餐，然后花两小时写谱。十点半离开寓所到歌剧院去；是“跑”进城里去的，要四十五分钟才到。跟乐队练几个钟头之后，又“跑”回家去，在家门口吹口哨示意女侍马上准备午饭。睡一下午觉，跟歌剧院的人讨论工作，然后去看看每天替他誊写乐谱的抄写员。晚上不是到歌剧院指挥乐队就是在家里写谱。谁都知道马勒的脾气坏极了。

马克思脾气也坏。又是个“长跑者”。早年一首诗有一节这样写：

那么让我们什么事都试试，

别休息，别停下来；
还要避免忧伤沉默，
缺乏希望和缺乏行动。

不少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又疯又坏，挺不好惹。政敌巴枯宁说他“简直教人不能忍受，跋扈极了，像他祖先的上帝耶和华”。斯鲁兹（Carl Schurz）说他最喜欢跟人抬杠，受不了；跟人来往一言不合就破口把人顶得毫无余地。他英语又讲得流利，凶起来没完没了说半天。

马克思的脾气大概跟维特根斯坦散步的步伐一样变来变去。他女儿爱琳娜写文章说她爸爸性情好，富幽默，开怀大笑的时候谁见了都会跟着他开心。爸爸最慈祥，最温柔，最体贴。大胡子爸爸经常抱着她在伦敦房子的小花园里慢慢跑来跑去。爸爸还最会讲故事，夜里临睡前给孩子们讲一段，讲到紧要处卖个关子，明天再讲。孩子们全给迷住了。

果然是亲爱的爸爸。

三

亲爱的爸爸：

一个人一生中有不少时候象征一个时期的终点，这时候显然也是一个新方向的起点。……

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日马克思写给父亲的信这样开笔。这封信很出名。马克思越成熟越想跟别人保持距离。给恩格斯的信上经常埋怨自己跟别人关系太密切。不少研究马克思的学者都说他十九岁写给父亲的这封自白书坦诚、真实，不造作也不愤世，而且一点不保留自己的所思所感。马克思一生中再也没写过这样的文字。柏鲁门伯（Werner Blumenberg）这样判断；伯林（Isaiah Berlin）也这样判断。一八三八年五月十日父亲去世之后，马克思越不想在人家面前剖析自己。

这个观点还可以作点补充。马克思的成长，受生活环境和课外活动的启示很大，课堂上的教材反在其次。他受两个人的影响最深：他父亲和他岳父维斯法林（Ludwig Von Westphalen）。这两个人都很器重他，当他真朋友。父亲当年跟他一起讨论法国文学经典作品；维斯法林经常陪他到树林里散步，借书给他看，跟他一起讨论希腊诗人和莎士比亚的作品。他一生喜欢这个时期接触的这些作家。早年把博士论文献给维斯法林：“献给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、政府枢密顾问官、特里尔的路德维希·封·维斯法林先生，借以表达子弟的崇敬之意。著者。”马克思对生活环境里印象深刻的人与事尤其敏感：决不宽恕别人，决不掩饰对儿女的爱，也决不暴露自己的弱点。此其一。其二是他这种求知欲很强的人，对于学识上能够启发他的人分外有感情，甚至念念不能忘怀：一辈子到处带着父亲的遗照；晚年喜欢回想少年时跟维斯法林在灯下谈文学的情景；一生著作

里到处引用法国经典作品、古希腊文学和莎士比亚。可惜人生求知己如父亲和维斯法林实在太难。优秀文学作品也不多见。以人而论，恩格斯是知交，可是成长背景不同，社会地位不同；以学识论，恩格斯有自己的成就，可是对马克思的启发并不那么大。结果，马克思只止于在信上对恩格斯埋怨自己跟别人关系太密切。以马、恩的交情来说，这种话是恰如其分的知心话。这种话也已经相当“坦诚”、“真实”、“不造作”。

给父亲的那封信上说：

到柏林之后，我尽量跟所有先前相识的人断绝往来，偶然勉强去探望几个人，总是把自己泡在科学和文艺的领域里。

恩格斯后来把马克思父亲的遗照放在马克思的棺材里。